

情海歸帆



劉雲若著

社會言情
長篇小說

情海歸帆

第五冊

天津

京津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五日發行

第五冊實價一元二角
(外埠酌加寄費)

情海歸帆

版權所有



不許翻印

著者

劉雲若

出版者

天津法租界三十號
京津出版社
路天德里十二號

發行人

馬鳴銓

總代發行天津法租界

三十號路效
勵力出版社
康里廿二號
交通旅館旁天津書局

社 會 長 篇 言 情 小 說

情 海 歸 帆 第 五 冊 目 錄

劉 雲 若 著

第 十 九 回

雁 燕 代 飛 紅 樓 成 補 夢
尹 邢 相 觀 綠 柳 儘 搖 春

第 二 十 回

逐 鹿 向 情 場 佳 人 定 霸
亡 羊 悲 歧 路 老 父 絕 恩

第 廿 一 回

壁 上 隱 哀 音 凶 宅 說 鬼
房 東 傳 妙 句 盜 窟 遊 仙

社會長篇
言情小說

情海歸帆

劉雲若著

第十九回

雁燕代飛紅樓成補夢
尹邢相覲綠柳儘搖春

話說國材被秦雲逼問，窘極無言，半晌才說道，我不敢瞞姐姐，以前倒是曾被她拒絕過，近來才轉變態度對我好了，現在只於感情不錯，至於什麼程度的話，一點也談不到，秦雲點點頭道，女子的心真沒準兒，也許她以前不愛你，現在又愛上你了，說着眼光向國材一溜，又接着笑道，這事終久要成功的，你這一回絕不致白費心思了，秦雲這一回三字，已隱隱回顧到當日舊事，國材聽着也似有所觸，望着她默然無語，秦雲忽欠身立起道，這旅館就好比我的家，你既到了我家，我應該招待，不能只這麼木坐着，現在請問你可和穎芊有約會麼，國材很不好意思的搖頭道沒有，我並不天天見她，秦雲道，那麼公司呢，國材道，公司也不一定要去，因為上月在梧告了很多日的假，都由我一人

照料，現在在梧照常上班，就約定教我在這個月裏隨便休息，所以曠幾天工也沒關係，秦雲笑道，這樣說，你可以陪我玩一天了，國材點頭道，當然可以，秦雲拍了他肩道一下，欣然道，等我換上衣服，再商量怎樣玩法，說着就嫣然一笑，自入帳中，須臾又由帳中出來，身上只換了大紅緞褲和肉紅色小襖，國材猛覺一片粉霞，光華射入眼中，急忙低下了頭，秦雲已由衣架上取下一件碧絨旗袍，穿在身上，向着國材問道，你這樣早來，還沒吃點心罷，國材道，我來得並不早，是這屋裏窗子太小，日光進不來，你睡過了頭，還當是大清早，其實已快正午了，秦雲看看手表，果然已過了十一點，就笑道，好罷，你就等我梳洗完了，咱們一同吃飯，說着就仍脫了旗袍，自向臉盆裏放水漱口盪面，然後坐在鏡檯前，徐徐調脂傅粉，又教國材坐在旁邊，和他說着閒話，本來女子最動人的時候，就是臨鏡梳妝，因為這時顧影弄姿，不但把一切情致，都可流露出來，而且鏡中鏡外，前影後影，以及全身曲線，都映入旁觀之目，再說理妝時身着襲服，別有一種倚艷風光，比起玉體橫陳，更有意淫的氣分，本來多要避人，若容男丁在旁觀賞，

不管是最親密的表示，因為水晶簾下看梳頭，本是夫婦的專利啊，便是現時人心開通，女郎任如何浪漫不羈，也未必肯令陌生人近侍妝台，於是能得到這優厚待遇的，當然只有女子所愛，才許他窺及閨房隱事，國材雖與秦雲相識甚久，同居多日，但只限於兄妹的範圍，秦雲又刻意矜持，每日必須打扮整齊，方才出戶，國材更自守禮，向不敢闖入她的閨房，所以他今日初次受到這等優遇，不覺受寵若驚，又看得神魂搖蕩，心裏雖未涉遐想，但已感覺秦雲對待自己，特別親熱，是以前所未有，不但有一種甜蜜滋味，沁入心房，秦雲又每在和他說話時，臉未轉而在肩上斜溜秋波，口不言而自鏡中暗開笑靨，又屢次派遣差使，不是教她遞給這件東西，就是教他代操那件工作，沒向他詢問眉痕深淺，胭脂濃淡，國材有生以來，還未經過這種旖旎風光，更覺心搖神蕩，秦雲梳洗完畢，又令國材取條綢帕，替她擰去身上的粉，就指着妝台上的脂匣粉匣道，你替我收拾吧，說完一笑，自去洗手，國材此際對這妝台奴隸的職務，似很甘心情願，一一收拾完了，回顧見秦雲已又換了件杏黃色的絲絨旗袍，襯着她那新經修飾，粉膩脂香的臉兒，

別顯出一種明艷華貴之態，好似戲台上的皇姑公主的樣兒，心裏覺得自從認識秦雲以來，向沒見過這樣美麗，而且星眼微顰，秋波如醉，更似平添了無限動人的風情，其實這並不是秦雲故意裝作出來的，只因她夜中失眠，神思尙倦，天然該有這種現象，但國材瞧着，心中竟生了異樣的感覺，秦雲見國材凝眸相望，就笑道，你不認識姐姐啊，爲什麼儘自看我，國材紅了臉，急忙避開眼光，秦雲更笑起來道，你的眼留着看穎芊罷，國材加倍不好意思，只可也笑，秦雲又道，這房裏怪悶的，咱們商量上那兒去玩呢，國材道，你想上那裏，我都隨着，秦雲點頭道，好，咱們先出去再說，就立起身來，拿了手皮夾，直向外走，國材道，外面很冷，你怎不穿大衣，秦雲笑道，你替我拿呀，這不正是你的差使，還用問我，國材看看衣架上約有三四件大衣，就道，你穿那一件，秦雲道，這也得問你，你喜歡我穿那一件，就拿那件，國材道，我知道對您的心思不呢，秦雲道，別管我，只要對你的心思，國材聽着，心中一動，似乎微有所覺，就取下一件獺皮領藍呢的男式大衣，替秦雲穿上，秦雲伸着袖兒道，我明白你的心思了，以後要多做幾

件素淡顏色衣服，好陪你出去，好不好，說罷一笑，就和國材推門走出，吩咐茶房一聲，便出了旅館，在街上並肩走着，秦雲似不經意的，就把手兒塞入國材大衣的叉袋中，國材這還是初次得到肌膚之親，只覺她的手兒渾膩如玉，柔軟如棉，不由似觸了電氣一樣，胸中如被一盆火烘着，五臟都遇熱而漲，互相挨擠，幾乎喘不上氣來，秦雲却滿不在乎，和他緊相偎倚，載言載笑而行，國材走着，見行人都向自己這邊注目，便明白自己和秦雲的樣子，太像愛侶了，心中頗覺不是意味，想起自己和穎芊的愛情，以及和秦雲的名分，好像犯了罪似的，甚爲忐忑不寧，但心裏雖想不該和他作這親暱之狀，理應離得遠些，但身體却似被秦雲吸住，無法拒絕，過一會他的心也似受了影響，覺得由秦雲身上發出一股暖氣，烘軟了半邊身體，直烘了心房，就漸漸忘了什麼名分，只想當日自己曾經妄想過這種情味的，今日居然享受到了，但只挽臂同行，也並非越禮，何須介介，但是這情景終不能教穎芊看見，好在穎芊平常很少出門，那會這樣巧就遇上呢，國材這樣想法，自以爲本心清白無愧，但不自覺的已開始落入秦雲的情網中了，世上人最會

原諒自己，即使作了壞事，自己尚不承認，何況在初發念的時候，更不會自知，若能自知，就會自警而不作壞事了，國材此際還自覺不會越禮，也不會背負顛羊，又以爲秦雲只是脫略形跡，不會對自己有什麼心思，也就不再置念，秦雲走到一家西餐館門前，便邀國材同入，吃了一頓，那餐館的掌櫃，對他二人以先生太太相稱，國材聽着很窘，又不好更正，但秦雲却落落大方，只當沒有聽見，飯後又同去看電影，秦雲在黑暗中，時常似有意似無意的給他一點小誘惑，不是伸懶腰，玉臂落在國材脖頸，就是猛一低頭把臉兒貼到國材額上，而且情致的親切，言語的柔婉，在在都能使人動心，但說話却一直正正經經，絲毫不涉邪僻，把個國材鬧得迷迷糊糊，一面既感她的親狎之情，一面却又不敢疑她懷有他意，但在心中却覺着與秦雲厮守的情趣深長，有些戀戀不捨了，及至電影散場，又到一家遊藝場，打了幾盤小高爾夫球，在場中附設的食堂用過晚飯，一同出來，秦雲言說身體倦乏，要回旅館，國材要送她回去，秦雲也不推辭，只走到旅館門外，笑說老弟今日爲我費得時間已多，你也該回家去看看了，國材此際不自覺的已戀了

秦雲，十分捨不得離開，心中很想再進去坐坐，但也不自知有什麼希望，聽秦雲這樣說，不覺甚爲惆悵，只可望着秦雲進了旅館，才快決回去，秦雲回到房中，換了衣服，自己倚在床上，想着白天的事，知道國材在進退失據，自己初步已算成功了，就叫着穎芊的名字，笑了半晌，雖然自覺有些虧心，但想自己並不是好出身，却不是沒志氣，近年只想向上巴結，求個正果，那知到處遇見對頭，只向下踢我，不許上進，我又有什麼法兒，只好仍回到我娼妓的本等，行我小老婆的見識，穎芊毀我，我也毀她，穎芊調唆在梧拋棄我，我也誘惑國材背負她，這本是一還一報，我並不是無故鬧啊，但國材已有些迷戀上我，但迷戀程度的深淺，還不可知，那只看明天他來不來罷，我臨別沒同她定再見的約會，就爲着試驗他，他明日若再絕早而來，我就有八成把握了，秦雲思索一會，便上床睡覺，在整理衾枕時，想到昨夜情景，不禁又悚然自愧，感到自己的墮落，愈來愈深了，昨夜方與金笑凡海誓山盟，今日又將與國材離寒送暖，二十四點鐘內，更換了兩個對象，我到底打算怎樣呢，金笑凡的約會，我是等他不等他，對於國材，我固然

意在報復穎芊，但這樣幹下去，國材必然跟我認真，那時又該怎樣，我何曾有過真正打算，只不過由着性兒胡鬧，可是鬧到歸期，要落什麼結果呢，秦雲想着，只覺心中麻亂，就自己勸自己道，我給他個滿不想，混到那裏是那裏罷了，混到不能混，死了也不過臭塊地，幹麼想得那麼遠呢，當時就躺倒而睡，因為她無形中已決定任性而行，且求快意，以後的吉凶禍福，全部付之度外，所以倒睡得夢穩神安，次日醒來天已逾午，起床叫茶房伺候茶水，茶房言說在十點鐘時，有位先生來了，打聽小姐還未起床，沒驚動就走了，他說過會還來，秦雲知道絕無第二個人，不由得意而笑，自喜沒經什麼心力，就把國材從穎芊手中奪了過來，由此可見國材對我舊情尚熾，只於深藏不露，就如火在灰中，外觀似已冷熄，但把火種略略一引，立刻又燃燒起來，就低聲自語道，穎芊穎芊，你當日賞給我的苦藥，現在你來劑二煎嘗嘗吧，好吃的很呢，正在這時，外面有人敲門，秦雲抿嘴一笑，就喊道進來，果見國材推門而入，手裏還提着一大包小包許多東西，秦雲笑道，空手兒來得了，不年不節，給誰送禮啊，國材把東西放下，脫了大衣道，這點

零碎兒，姐姐留着用吧，秦雲笑道，真是送我的，我還當是送穎芊的呢，國材聽着，似乎很不得勁兒，急忙用話岔開，道，你才起麼，秦雲道，起來一會兒，你今天比昨天晚上得多，好在還沒悞差使，說着便坐下對鏡理妝，仍教他在旁伺候，收拾既畢，二人仍携手出門，在外面玩了一天，秦雲更使出擒縱手段，把國材鬧得加倍昏惑迷離，但晚間回旅館時，仍不讓他進去，如此數日，國材已是有些不能自持了，每到旅館，倒希望在房中和秦雲廝守，共作深談，不願出門遊逛，秦雲也明白他的心理，反而不給他機會，不使他快意，每逢國材一到，就提議出門，不肯稍遲，國材愈被抑制，愈覺心中狂熱，但也無可奈何，因為這時國材心中雖已被秦雲完全盤據，但對於進一步的希望，尚不敢進行表示，只由近日秦雲的態度上，認爲她對自己業已情有所鍾，或者不久便有表示，那時自然水到渠成，無奈秦雲形跡儘管脫略，言語儘管放縱，但國材所希望表示，却是一點沒有，到了一日，秦雲在報上看到梅蘭芳演戲，約國材次日去看日場，國材聽了，似乎有些遲疑，囁囁說道，我倒很想去，只是明兒白天跟朋友有個約會，不好失信：

秦雲看着他的神情，忽然心中一動，就問道，約會在那裏啊，國材答道，是本地慈善團體在公園裏開遊藝會，我因為有個朋友演鋼琴獨奏，不好不去湊熱鬧，秦雲聽了，更自恍然大悟，明白他所謂的朋友，必是穎芊，要不然，國材怎會如此詞涉吞吐，由此看來，自己近日以為把國材整個戀住了，那知力量並未用到，原來他在陪伴自己之餘，還常偷暇去訪穎芊，否則何來這個約會，我既看破這層，可要快想辦法，莫再因循自悞，打鐵須趁燒紅時，莫到冷了才下錘，就不會隨意成形了，秦雲想到這裏，就漫應道，既已和朋友約會，自然應該去的，我們提早一日，今兒晚上去看梅蘭芳，戲雖不大好，也可以解悶兒，國材唯唯從命。秦雲一面和他閒話，一面暗自盤算，到了晚上，二人在市上餐館用過晚飯，依着往日習慣，飯後在街上閒溜一會，就分手各散，但今日却加了晚局，飯後到戲院去，臨時買票，那能得到，好在秦雲善於交涉，又不怕花錢，居然以加倍的價目，向案目對付了一間包廂，二人入座看戲，到正戲將出台時，國材出去如廁，秦雲見他的大衣搭在椅背，忽的心中一動，就伸手向衣袋中摸索，她這時已視國材為

禁櫥，既猜疑國材仍與穎芊常有來往，自然就生出防範和考察的意思，至於想從國材衣袋中搜尋什麼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不過偶動一念，就繼以實行罷了，那知摸到裏面的暗袋，竟摸出一個小信封，拿出看時，只見是粉紅色信封，香氣撲鼻，由氣味便可嗅出是女子所寄，上面字跡是用青蓮色墨水所寫，右方是林宅地址，中間是國材名字，左面只有個小小的芊字，秦雲方欲再看內容，忽聽背後步履聲響，知是國材回來，忙將信藏入自己衣袋之中，假裝凝神看戲，國材進來作夢也想不到已經失盜，仍自陪秦雲看戲，直到完場，秦雲雖然眼望台上，却始終沒看見演唱什麼，只自運用心思，及至台上演罷，觀客紛紛起立，國材說姐姐咱們也走吧，秦雲方轉眸一笑，起立伸個懶腰，等國材替她穿上大衣，便下樓在人羣中擁擠出門，走了數步，國材問她已否倦乏，需要坐車，秦雲仰首道，我不乏，今天還是很好的月亮，在街上溜溜，倒也開心，可得拋開熱鬧馬路，在僻靜地方走，才有意思，國材聞言，便繞着僻路，和他挽臂而行，秦雲走着道，我這人有種毛病，最怕看月亮，可是又捨不得不看，每當一個人兒在月亮底下，就覺着心

裏發涼，身子也虛飄飄的，恨不得有個倚靠才好，說着身體更向國材懷中偎緊了些，又道，我這人沒一點學問，斗大的字，不認得二升，可是我自覺心思和俗常人不同，我永遠不指望大富大貴，也不怕受窮受苦，只求得個知心的人，永遠厮守，在僻靜地方弄座小樓一住，安靜過活，任憑刮什麼樣的風，下什麼久的雨，月亮怎樣淒涼，我眼前有知心人陪伴，什麼都可以不理會了，國材聽她的話，頗有詩意，一面詫異她有此悱惻之思，一面又思量他是否挑逗之語，正在愴然生感，不知所答，秦雲又嘆道，我說的話，你準不懂，本來你一個少爺，那會知道這孤鬼兒的心思，國材忙道，不，不，我很懂得姐姐的心，你是這些年孤苦流離，把心都傷透了，冷透了，所以只希望有個……好伴侶，來修補你已傷的心，溫暖你已冷的心，秦雲聽着，心想平日只當國材粗枝大葉，不解風情，想不到今日竟會說出這樣體貼的話，這不是他突然長了聰明，倒是他對我已用上心了，想着就微嘆不語，只望着他，國材這時心中已動盪到不可開交，既感覺到秦雲對自己說這樣話，必是真心相試，自己倒可趁這時候傾吐所懷，但想到這裏，眼前忽似

現出紅芊倩影，猛憶起當日自己在受拒於秦雲之後，灰心短氣許多日子，也是想修補心上傷痕，漸漸把愛情寄到穎芊身上，但向她求愛，竟遭拒絕，我難過萬分，曾有披髮入山之志，被在梧窺破隱情，勸我少安勿躁，自任代爲轉圜，近日不知他使了什麼手法，穎芊竟心回意轉，日漸和我親密。最近已情濃意厚，到了成熟的時期，只要我一開口，便可圓滿成功，但這時我竟又遇見秦雲，突然和她疏遠，思想起來，已自抱愧，現在若對秦雲貢獻愛情，那就算萬古千秋，永遠對不住穎芊了，可是我這時已似被秦雲吸去魂靈，立覺離了她不能生活，這可怎麼好呢，國材正在爲難，秦雲忽把他拉住笑道，傻子，你想什麼，還往前走，看看那兒了，國材抬頭，見已到了旅館門口，不由失笑站住，望着秦雲，心中雖有萬分糾纏，但因記着往日成例，只可等着她說聲明兒見，即行辭別，那知秦雲竟變了章程，向他笑道，你怔着什麼，還不快進去，這樣晚了，也得歇會兒，吃點東西，說着手挽國材，便進門上樓，喚茶房開了房門，亮了電燈，二人走入，各脫外衣坐下，秦雲等茶房送進茶水，便喚住了，向國材道，我派你個差使，今天消夜